

·亲情无限·

陪父亲洗澡

□晋玉庆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。现在，我每次到浴池洗澡，总能想起和父亲一起洗澡时的情景。

父亲是普通的农民，六十岁后进城和我们一起居住。他一向身体很好，出门遛弯从不让人陪，洗澡也是独来独往。直到八十岁后视力下降，加上年事已高，才让我陪他洗澡。

一进浴池，父亲稍微热身，便泡在大池里，一泡十多分钟，起来歇一会儿后再泡。他说洗澡其实就是“泡澡”，泡得大汗淋漓、热气腾腾，那才舒服。泡好后，他从不让搓澡师搓背，总让我给他搓背，然后他再给我搓。他说这样不仅省钱，也体现了父子情深，互相关爱。

搓好后，他便去淋浴、洗头。他总

是把水龙头开得很小，我让他开大点，他说够用就行，开大了浪费水。看到有人淋浴后没关水龙头，他就过去关住。然后顺手把穿过的内裤洗了，他说这样就不用麻烦儿媳妇了。

我一般一周洗一次澡，他总是近半个月洗一次。他说，现在也不干活，出汗少，身上不太脏，洗那么勤干啥？过去在乡下，几个月才洗一次呢！

有一次去洗澡，他带上大盆和拖鞋。我问他带这干啥，他说染上了脚气，不能再传染给别人。到浴池后，他用大盆泡脚，只洗淋浴。我说，人家也不管这些，你到大池里泡泡多好。他说，人家不管，咱得讲自觉，等好了再泡吧！

父亲爱抽烟。一次洗浴后，他无意中点燃一支烟，服务员指了指墙上“禁

止吸烟，吸烟罚款”的字样。他赶紧掐灭，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认罚。”服务员笑了：“老大爷，你点燃就掐灭了，不罚你了。”

有一次洗完澡，我帮父亲先穿好衣服，他就先走了，没想到他穿了我的鞋子。等我穿好衣服再穿鞋时，发现跟前是父亲的鞋。我脚大穿不上，只好掂着脚走出浴池，幸亏离家不远。到家后父亲说，真是老糊涂了，出来时我觉着这鞋咋有点大了……闹了个笑话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父亲九十岁那年得了肺心病，住院一个多月，我们每天给他擦身、洗脚。那天他说想泡澡，我赶紧打电话让儿子开车把我俩送到浴池，父亲舒舒服服地泡了一次澡。没想到，这是我陪父亲最后一次洗澡。

·乡村纪事·

田园秋色

□王艳敏

秋天是丰收的季节。久居城市的我对于这样的季节，还停留在久远的记忆中。

单位搬了新家，中午吃过午饭闲来无事，顺着路往前走。没走多远，右前方就出现一条羊肠小道，眼前呈现出好大一片槭树林，叶子在风中摇曳，恍惚中有一种分外熟悉的感觉。

顺着小道继续往前走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菜园子，地里种着各种农作物：泛着绿色的白菜已经卷芯；萝卜也露出了翠绿的头；红彤彤的辣椒迎着太阳闪着耀眼的光芒……所有的果实都在这时充盈饱满。

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懵懂的年龄。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长大的，经历过农民收获季节的艰辛与喜悦。那个时代的农民很辛苦，没有现代化机械，收获庄稼全靠人力。玉米熟了，天还没有亮，大人们就早早下地掰玉米，虽然穿着长袖、长裤，玉米叶子划在身上还是生疼。秋收辛苦，但人们个个喜笑颜开，收获对于农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。玉米秆可以拉回家烧火做饭，掰回来的玉米穗堆积如山，农忙时节顾不上剥玉米，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边剥玉米边拉家常。

秋分是农民喜迎丰收的幸福时刻，也是一年之中最紧张繁忙的季节。在外工作的游子仿佛听到了家乡的召唤，不约而同回到了家乡，忙着收秋种麦。田间地头，一张张久违的面孔打着招呼。这个时刻人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和笑容，热闹中又显得那么安静祥和。

孩子们更喜欢秋天，池塘里的蛙叫声，院子里狗叫声、鸡叫声、鸭叫声此起彼伏。幼小的孩子们追赶着这些小动物嬉戏打闹，天真而快乐。因为是收获的季节，地里许多的瓜果已经成熟，大点的孩子们放学后先跑去自家地里挖些喜欢吃的花生、红薯……怎么都吃不够，兴奋地手舞足蹈。

如今，农村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，到了秋收，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，现代化的农用机械瞬间就把玉米、豆子变成了金灿灿的颗粒，装上农用车直接拉回了家。生活条件好了，农民兄弟们富裕了，收获带来的快乐是永恒不变的。

在我看来，秋季是金灿灿、黄澄澄的颜色；秋季的味道就是岁月的味道；秋季是天高云淡、风清气爽的怡静，是五谷丰登、颗粒归仓的喜悦……

·生活纪事·

捡破烂的老人

□王剑

发现她，是一个偶然。

春分那天，我外出办事回来晚了，刚把车停好，就听见垃圾箱附近有窸窣窸窣的声响。起初以为是黄鼠狼，我们小区树木葱茏，草坪广阔，常有小动物出没。我蹑手蹑脚凑过去，想看看黄鼠狼长啥样，谁知一团黑影慢慢拉长，接着是两声咳嗽。借着昏暗的路灯，我隐约看清是一个女人，她身材矮小，衣着破旧，七十岁左右。她把垃圾箱里的东西倒在地上，然后分门别类进行翻捡，饮料瓶放一堆儿，纸箱书报放一堆儿。她的身旁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后架上悬挂着两个大编织袋。老人干活儿很专注，出于礼貌，我没有惊动她，转身悄悄离开了。

夏季的一个傍晚，一场大雨让闷热的天气变得格外凉爽。我下楼准备到河边散步，一出楼洞口，就发现了垃圾箱

旁边那辆标志性的破自行车。我一时好奇心起，决定取消散步计划，远远地“跟踪”这位老人。老人的行踪很有规律，她从最北边的一栋楼开始，每翻捡一个垃圾箱，就要用去几分钟时间。当然，一旦遇到“宝藏”，花费的时间更长。我很有耐心地跟着，尽量不打扰她“工作”的清静……夜深了，老人终于在十九号楼前的一个储物间卸下她全部的“收获”。我粗略计算了一下，四五十个垃圾箱，老人翻捡一遍，足足用了四个小时。

我的书房里有一摞淘汰的旧书报，妻子几次三番催我扔掉。秋风一天天紧了，我忽然想起那个翻垃圾箱的老人，决定把这些旧书报给她送去。恰好老人在家，她先是诧异，然后拘谨地接受了我的好意。攀谈之中，我才明白，老人家在农村，来漯河给女儿看房子。因为左眼得了白内障，就想自己挣钱治疗，不想给子女添麻烦。白天怕影响别人，就选择在

晚上出来“工作”。老人说得很平静，而我从她的话语中，却听出了一位农村老人的倔强和独立。临别时，我唐突地问她的名字。老人犹豫了一下，低声答道：“秋茵。”

返回的路上，我在想：秋茵，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。秋天的田野上，成熟的庄稼一望无际，丰收的喜悦像波涛翻滚。如果在农村，老人一定是一位收割能手，靠自己的勤劳完全可以让日子过得滋润。突然又想到，如今在城里，老人何尝不是一条坚强的“蚯蚓”：在黑暗中默默地劳动，翻捡、过滤、净化；即便受到了伤害，又能坦然地承受，默默地疗伤。

是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无论伟大也好，卑微也罢，只要是自食其力，她的行为都值得我们尊重。这样想着，心里禁不住涌上暖暖的祝福：希望老人的眼睛快点好起来，希望普天下的老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！

·往日情怀·

老屋

□刘瑞阁

趁着长假，我回了趟老家。穿过乡村户户通的水泥路面，绕过自家小楼，直奔婆婆的老屋。无论居住在城市或打拼在异乡，老屋一直儿女心中永远的牵挂。

婆婆的老屋位于街中心，独家小院。门前是条东西大街，对面是村室和广场，广场四周安装有健身器材，左侧

是一个大水塘，广场上晾晒着花生，鲜亮喜人。婶子大娘们仰着酱红的脸膛亲切地招呼着，布满老茧的双手捧着花生让我们品尝。

婆婆拄着拐杖倚在大门口，满脸似盛开的菊花，双眼眯成一条缝，那久盼儿孙相聚的欢喜溢在眉梢。进入小院，映入眼帘的是红红的柿子，似一盏盏小红灯笼挂满枝头。婆婆指着门前的木瓜树说：“今年的木瓜结得格外多。”顺着婆婆的手势，我看到茂盛的枝叶间垂挂着橙黄的木瓜甚是喜人，走近树下，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。

婆婆虽然八十多岁，却依然守着老屋。公公走得早，儿孙们考虑她一个人太孤单，接城市去生活，可她住不惯高楼，她说：“住在楼房里太闷，整天待在屋里不见人，不如住在老屋舒服。”

一生勤劳的婆婆，年轻时因子女多，公公在外工作，她一人带五六个孩子，常年在生产队劳动。婆婆很要强，为了多挣工分和男人并肩干重体

力活。年轻时，劳累过度落下腿疾，年龄大了腿已变形，走路有点受影响。可她从不屈服，依然坚持独立生活，把小院打理得很干净，而且种上小葱、香菜、菠菜。走进小院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。

走进老屋，每个角落都留有兄弟姐妹的影子，那几张旧床，婆婆提前已经铺上崭新的被褥。那些小凳及旧家具擦得干干净净。婆婆起早准备了一大筐馒头，等候儿孙们回家。

无论远嫁外乡的女儿，或在城市工作的儿子，回到老屋就是寻回童年的梦，老屋有儿女们少年时的欢乐，青年时的迷茫与苦恼。虽然兄弟们成家后另住，但只要父母在，老屋永远充满温暖。

老屋是子女们的暖巢，也是兄弟姐妹欢聚的落脚点。虽然老屋立在村中央不起眼，不如近几年新建的楼房窗明几净，可婆婆一直守在老屋，是在守护儿女们的欢喜，守住家的根基。

